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丛



论威廉·S·巴勒斯文本中的反控制和意识的拓展

On Resistance of Control and
Expansion of Consciousness

in *William S. Burroughs's*
Textual Practice

By XiaoLi Sa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丛

On Resistance of Control and
Expansion of Consciousness

in *William S. Burroughs's*
Textual Practice

论威廉·S. 巴勒斯文本中的反控制和意识的拓展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威廉·S·巴勒斯文本中的反控制和意识的拓展/萨晓丽著.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5
(美国后现代小说论丛/杨仁敬主编)
ISBN 978-7-5615-2982-9

I. 论… II. 萨… III. 巴勒斯, W. S. (1914~1997)-小说-文学研究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2778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xm.fj.cn

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25

字数:240 千字 印数:0001~15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杨仁敬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沐浴着我国 56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才辈出,一代新人在成长。许多人刻苦努力,获得了各类学科的博士学位,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贡献力量。

萨晓丽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个蒙古族姑娘,1995 年从中南民族学院本科毕业后考入我校英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2001 年又考上博士生,在我的指导下从事美国小说研究。2007 年 4 月,她的学位论文《论威廉·S·巴勒斯文本中的反控制和意识的拓展》以优异的成绩通过答辩,她顺利地荣获博士学位。

本书是萨晓丽同志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它是目前国内对美国当代小说家威廉·巴勒斯的第一部系统研究的专著,具有开拓性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攻博期间,萨晓丽同志一面教书,一面读书,认真刻苦,积极进取。她性格文静,话不多,但勤奋好学,知难而上。她注意全面发展,各科学习成绩优秀,平时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她结合课堂学习,努力提高科研能力,先后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和《译林》以及香港的《跨文化交流》发表论文 6 篇,在《外国文学》等刊物上登载译作 3 篇。她还参加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后现代小说论》等 3 个课题的研究。

在选择学位论文的题目时,萨晓丽同志曾多次与我交换了意见。她想写威廉·巴勒斯。我们一起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和困难。巴勒斯是当代美国最复杂的作家之一。他本身虽是个吸毒者和同性恋者,但他的作品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单就他的个人经历来看,人们往往望而却步,甚至“谈巴色变”。国内至今找不到一篇评论巴勒斯的论文,对他的研究仍属空白。他的近百种著作仅有一种译成中文。欧美学界对他的研究书籍达 1 082 种,音响和影像资料 200 多种。这么一位影响深远的小说家是很值得研究的,但困难

重重，弄不好很容易出纰漏。怎么办？

美国作家艾默生说过，“困难是动摇者和懦夫回头的便桥，但也是勇敢者前进的脚踏石”。萨晓丽同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研究巴勒斯，在没有前人借鉴的困难中闯出新路子。巴勒斯作品的英文很难读，她读了一次又一次，做了大量笔记，及时找人答疑，同时深入了解欧美的有关评论。2004年2月至8月，她有幸赴英国莱斯特大学访学。这半年时间里，她到伦敦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等地，精心地收集有关巴勒斯的资料。从伦敦到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城，她三地奔波，风里来，雨里去，赶车又赶路，常常误了就餐时间，不辞劳苦地寻找、复印和整理资料，尝尽了搞学术的酸甜苦辣之味。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奔波，她终于找到了自己所需的资料。原先感到无从下手的题目，如今“柳暗花明又一村”。她像一匹骏马，驰骋在辽阔的知识草原上。艰苦的磨练应验了爱默生的名言：“恐惧常来自无知”、“知识是解除恐惧的良药”。萨晓丽同志豁然开朗，信心十足，马上一鼓作气修订了论文提纲，动笔试写。

回国后，萨晓丽同志教学任务繁重，只能挤时间继续写论文。但毕竟巴勒斯研究难度很大，他的文本难懂，有关的各种评论混杂，如何取舍？有时她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只好再思考再细读，不断加以突破。有时她睡到半夜，忽然弄通了一个问题，赶快爬起来记在本子上，以免忘记。起先，她丈夫以为出了什么事，后来知道了，就慢慢习以为常了。在他鼎力支持下，她越写越顺手。不久完成了初稿。她给我看了初稿，我感到写得不错，提了些建议，她又反复修改了几次，最后定了稿。2007年4月正式答辩时，她的论文得到各位评委的高度评价。

《论威廉·S·巴勒斯文本中的反控制和意识的拓展》选择了巴勒斯早期的6部作品进行评论。它们是《贩毒者》、《同性恋》、《赤裸的午餐》和科幻小说新星三部曲：《软机器》、《爆炸的票》和《新星快车》。这些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都留下巴勒斯文学生涯的轨迹，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巴勒斯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和表述与解构主义不谋而合。他的文本实践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指向反控制的主题，拓展了人的意识领域。他的“剪裁法”表达了反对任何形式

的控制的愿望,对以逻格斯中心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因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总的看来,本书具有四大特点:

第一、透过现象看本质,将巴勒斯的经历与美国社会和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威廉·巴勒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怪胎”。他曾是一个吸毒者、同性恋者,因伪造处方被纽约警察抓过,又因酒后驾车和猥亵罪在德克萨斯被捕,还因携带毒品在新奥尔良被抓,只好离开美国,到南美洲、欧洲和北非流浪了24年。他成了游离于美国社会的边缘人物。表面上看来,巴勒斯是个犯过罪、违过法的反面角色,不值得多费笔墨。但本书作者并不这么看,她透过现象,将巴勒斯的曲折经历与欧美社会的本质联系起来,指出1974年巴勒斯回美国后,惊讶地发现当时美国社会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他曾多次主动戒毒,努力尝试写作,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小说一部接一部问世,受到评论界和许多读者的欢迎。后来,他荣获法国文学和艺术勋章,被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吸收为会员。评论界对他兴趣很浓,称他为“文学的流放者”、“心灵的探索者”、“自我表白的同性恋者”、“垮掉一代之父”和“朋克教父”等等。巴勒斯当了10多年的瘾君子,从事文学创作40多年。他的亲身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他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引起美国平民百姓的共鸣。二次大战后,美国民众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恐怖年代,缺乏安全感,有不少人躲避现实,从吸毒和同性恋中寻求寄托。这种反常的状态正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社会矛盾尖锐化带来的精神危机的表现。巴勒斯其人其作正是二战后美国社会精神状态的体现。所以,从一个被警察追捕的嫌犯到欧美读者崇拜的偶像,由一名处于社会低层的吸毒者和同性恋者到一位对社会和文化影响深远的作家,巴勒斯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不会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敢接触巴勒斯,怕犯错误。本书作者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巴勒斯的“恐惧感”就迎刃而解了,评析和解读文本也就运用自如了。这一点是很关键的。消除了恐惧,才能解放思想,扎实实地进行巴勒斯的研究。

第二、从文本到理论,将文本分析与国外评论相结合,提出自己

的看法。文本分析是写好论文和专著的关键,这已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本书作者也没有例外。有趣的是巴勒斯的6部小说中社会小说和科幻小说各占一半。两种文本受到同样的重视,交叉引用,以论证作者的观点。在评论前,作者全面地简介了巴勒斯从1953年发表的《贩毒者》至1997年去世前出版的作品,注意点面结合,使读者对巴勒斯的作品有个完整的印象。在分析巴勒斯艺术世界中的控制与反控制时,作者对《赤裸的午餐》和新星三部曲的文本作了深入的分析,指出毒品和性一样,控制的欲望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因此,反控制成了人们不懈的追求。

与此同时,作者追述了巴勒斯文学批评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不同变化,特别介绍了欧美10种不同流派对他的评论。它们是伦理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非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论、赛博朋克、酷儿理论和文化研究。她作了简略的评析,让读者了解各种文学流派都想以巴勒斯的作品来验证各自理论的正确性,但巴勒斯有时抵制理论,令他们失望。所以,作者又结合这些不同流派的理论,论述了巴勒斯的“反理论”倾向。巴勒斯在文本中实践了解构主义思想,但不是有意在作品中引进解构主义理论。他跟解构主义者一样,反对各种理论标签和任何框框的套定。事实上,他的文本实践早在解构主义盛行之前就有了。他对身体、现实、历史、语言和时间等问题的表述与解构主义理论不谋而合。这种采用与多种不同评论相对照来阐述自己看法的方法,比自己平铺直叙地唱独角戏要生动得多,也更令人理解和接受。

第三,辩证的评析和实事求是的结论:在分析巴勒斯文本实践时,作者以二元对立为主线,评论了制度化与边缘化、占有与被占有、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反控制和摧毁与重建的关系,辩证地指出其利弊,既不盲目地吹捧,也不简单化地加以否定,而是从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两个方面,阐述了吸毒者和同性恋者边缘化的现实意义和隐喻意义,指出巴勒斯认为缉毒者与吸毒者或贩毒者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他用“需求代数学”的公式来表示,即在某些因素确定的情况下,需求越强烈时,所含未知的因素就越确定。“需求代数学”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在文本世界里,同性恋者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欲使其在将对方女性化的过

程中以丧失自我为代价,最后造成精神分裂或自我崩溃。由此可见,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如女性化与男性化、占有与被占有、控制与反控制在吸毒者和同性恋者的世界里同样存在,而且二者之间的界限已经难以分辨。在《贩毒者》里巴勒斯将毒品作品作为一个滑动的能指,用以消解二元对立,并赋予包罗万象的所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同性恋》则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由单一的无法实现的物欲到难以征服造成的身分危机。这两部长篇小说揭示了巴勒斯文本中控制与反控制的主题,展现了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崩溃和西方文化的没落和颓废。这样深入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辩证的分析可以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作者对巴勒斯这样一位极其复杂的作家是这样加以概括的:“尽管他的作品充斥着让人震惊、甚至令人作呕的变形、暴力、毒品和同性恋少年的性幻想,可是他对西方文明所处之困境的思考是严肃的,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渴望超越任何形式的权力控制并为之不断积极尝试的激情值得尊重。他是个具有非凡艺术才能和洞察力的作家,他不断思考和寻觅着真正的价值所在。他运用的一些创作手法也许使他有些远离读者,他的作品也许不能改变现状,但他至少可以让人重新思考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可以让人反思早已习以为常的语言模式乃至整个传统西方哲学构建之基础。”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评述比较全面公正,既不回避巴勒斯其人其作的缺陷,又不抹杀其积极意义,对他对美国文学的贡献则充分给予肯定。

第四,从形式到内容,揭示巴勒斯创作手法“剪裁法”的意义。本书前三章深入讨论了巴勒斯早期六部小说的思想内容,从身体、现实、时间和语言四个方面指出巴勒斯在文本实践中颠覆逻格斯中心主义,大胆地反思了资本主义制度化的思维体系和社会体系,并深入作了批判。接着,作者借助巴勒斯文本中的“病毒”和“寄生虫”两个概念,说明所谓现实其实是伪现实,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现状、铲除异己的帮凶。在巴勒斯看来,现实已变成少数人垄断的武器和工具。生活在这种现实中的人们已无法识别真伪,因此他提出忘掉时间、消除文字,在创作实践中运用沉默、图画和剪裁法来抵制语言,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语境下的传统写作。他认为任何材料都可以剪贴成文

学作品。他还将剪裁法广泛地运用到电影、绘画和录音里。他的剪裁法具有随意性，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这是他艺术风格的一大特色。作者肯定了巴勒斯对语言实践的努力不仅打破了人们的语言习惯和叙事结构，而且否定了整个西方文学建构意义的方法，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人的思维模式；同时又指出不应过分夸大“剪裁法”的作用，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它。作者抓住巴勒斯“剪裁法”这个重点，将形式与内容的评析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以上四点形成了本书的特色。我相信本书的问世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学者对小说家威廉·巴勒斯的研究。

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学无止境，勤奋一生，必有所成。本书的出版使萨晓丽同志在巴勒斯研究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她博览了群书，充实了理论，大开了眼界，积累了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学术的道路是漫长的。写一本书，或出几篇论文并不难，难的是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为社会多作贡献。祝愿她励志自勉、增强勇气、不断上进、勇攀高峰，在教学和科研上做出新成绩。

于美国宾州

2008年4月16日

前　　言

美国评论家肯尼思·瑞克罗斯 (Kenneth Rexroth) 曾经说过：“当你读完塞林的经典作品《黑夜尽头的旅行》时，你会大惑不解：为什么大家不去自尽呢。可当你读了巴勒斯的作品后又会不解道：自己为何不去自尽呢。”威廉·巴勒斯 (1914—1997) 是美国当代文坛一位极负争议的人物。一方面，有人对他唯溢美之词不过。代表性的当推诺曼·梅勒的那句话，“在当今美国在世的小说家中，威廉·巴勒斯是唯一的一位天才作家。”另一方面，也有人对他毫不吝啬地堆砌刻薄而无情的批评。如一位名为约翰·温 (John Wain) 的评论家认定他的作品“纯粹是垃圾，根本不值得看第二眼”，他的创作方法也被认为离经叛道。这两种天壤之别的批评在他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的催化下更趋极端化——因为它让拥趸者更添敬意，也让反对者找到了指控的有力佐证。那么，威廉·巴勒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威廉·巴勒斯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出身于富足的中产阶级，身为银行职员的爷爷老威廉·S·巴勒斯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发明了美国第一台加算机，并创办了巴勒斯加算机公司，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的典型代表；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舅舅艾维·李 (Ivy Ledbetter Lee) 则凭借出色的口才和非凡的策划能力为洛克菲勒等工业巨头所用，被誉为“美国公共关系学之父”。有趣的是，父系家族对现代科技的顶礼膜拜和母系家族对语言的推崇备至在巴勒斯的身上却荡然无存——终其一生他似乎都在抵制着血液中流淌着的家族基因和中产阶级的特性。

在圣路易斯保守的社会氛围里，一本杰克·布莱克 (Jack Black) 的《你无法胜出》(You Can't Win) 将十三岁的巴勒斯带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里，他目睹了穷街陋巷、肮脏破败的廉价公寓、喧嚣杂乱的赌场，结识了妓女、吸毒者、窃贼、流浪汉和凶恶的铁路警

察。他被这个世界深深地吸引了，他与生俱来的叛逆似乎在这里终于找到了恰当的归宿。从此，他用尽大半生的时光游走在这个世界里。身为一名吸毒者和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经历俨然是一本警察追逐日志：在纽约他因伪造处方而被捕，之后迁往德克萨斯；在德克萨斯又因酒后驾车和公共场所猥亵罪被捕，又移居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因携带毒品再次被捕，这一次他不得不离开了美国。在二十四年的浪迹海外生涯中，他的足迹遍及南美洲、欧洲和北非，而窘迫无常的瘾君子生活也伴随着他十几年之久。期间，他曾经多次主动戒毒，并在朋友的鼓励下开始积极尝试写作。身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的夹缝地带给予了他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创作理念；多年来的切身经历则使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透彻而尖锐，他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二战后安全感缺失、恐惧感倍增的美国社会找到了共鸣。1974年巴勒斯重返美国，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偶像级人物。他被冠以“垮掉一代之父”、“朋克教父”、“心灵探索者”、“贩毒者”、“自我表白的同性恋者”、“文学的流放者”等称号。他还被象征权威和主流文化的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接纳为会员，并获得了法国艺术和文学勋章。从一名被警察追逐的罪犯到为世人所追捧的偶像、甚至英雄，从一名居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吸毒者和同性恋者到一名对社会和流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无疑，巴勒斯的一生堪称传奇。

本书着重讨论了巴勒斯早期的六部作品：《贩毒者》、《同性恋》、《赤裸的午餐》和被称为“新星”三部曲的《软机器》、《爆炸的票》和《新星快车》，它们从写作内容和创作手法上均深刻体现了巴勒斯的创作轨迹，并且确定了他之后的创作基调。全书从解构主义思想出发，通过对六部作品的深入剖析，指出巴勒斯对身体、现实、历史、语言和时间等问题的思考与解构主义思想不谋而合。解构主义本身反对任何既成理论及概念的羁绊，反对一切确定性的框定，它没有自成一体的指导原则，它实质上是一种方法论。其哲学主张体现在对逻格斯中心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解构上，为了更好地论证并彻底颠覆后者，它创造出一些新术语，如德里达的“播撒”、“踪迹”、“异延”等。解构主义的力量在于它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内部出发，审视其相关概念，运用其逻辑论证，最终却摧毁其构建的稳定性，从而达到解



构的目的。本书主要以解构主义对逻格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为契机,通过对六部作品的逐一精读,指出巴勒斯的文本实践无论从表达内容还是形式策略上均指向了反控制的主题,拓展了人的意识领域。具体来讲:形式上,他用语言否定语言,在创作手法上积极尝试“剪裁法”,努力摆脱语言对思维的禁锢;主题上,充分表达了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控制的愿望。可以说,巴勒斯在文本中践行着解构主义的思想。有一点需要说明:巴勒斯并不是有意将解构主义引入创作,正如解构主义一样,他反对任何理论的标签与任何形式的框定,他的文本实践早在解构主义盛行之前便已进行。因此,他与解构主义的惺惺相惜是一次美妙的不期而遇与不谋之合。

“引言”以地点变换为线简要介绍了巴勒斯的生平,以时间为序介绍了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作品以及相应的评论。按照时间顺序他的主要作品有:20世纪50年代的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贩毒者》(1953)和《同性恋》(1985)、60年代《赤裸的午餐》(1959)及使用“剪裁法”创作的新星三部曲:《软机器》、《爆炸的票》和《新星快车》、70年代的《野男孩:死亡之书》(1971)、《终结者》(1973)和《圣人港》(1975)、80年代的第二个三部曲:《红色夜幕下的城市》(1981)、《死路之处》(1983)和《西部土地》(1987),90年代的书信集和作品集等。与此对应,对巴勒斯的文学批评也同样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50年代,他的名字仅流传于后来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朋友圈中,如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森伯格、艾伦·恩森等。60年代,针对巴勒斯将毒品和同性恋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和“剪裁法”的创作手法,评论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围绕着道德这一话题的讨论。70年代,评论界对巴勒斯的研究愈发深入和系统,四本书目提要和三本专著相继出版,书目提要的出版为研究巴勒斯提供了翔实全面的资料,各种专著的面世则将研究引向了更深的层次。同时,随着新的研究理论不断出现,对巴勒斯的研究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如心理分析和读者反应理论便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80年代是巴勒斯文学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时期:1983年他被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接纳为会员,并获得了法国艺术和文学勋章。与此同时,评论界对他的研究也推陈出新,形形色色新的视角不断出现。80年代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评论家们纷纷以当时的文学理论如后

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对其作品展开全新的诠释。90年代，随着他的去世，又掀起了一股新的研究热潮，更多的评论文章、传记和专著面世，继续推进着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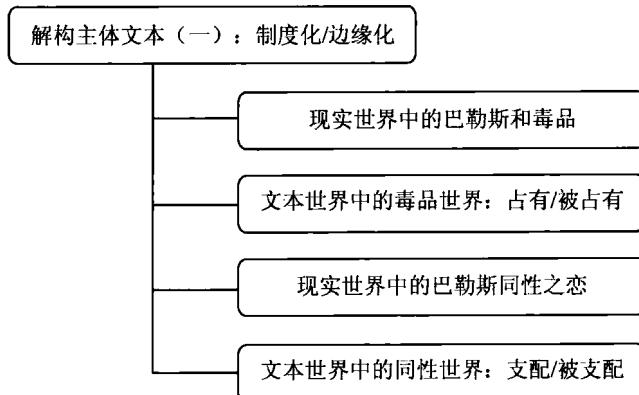
“第一章 抵制理论化”。作者在研究巴勒斯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而有趣的发现：一方面，他的创作似乎囊括了诸多不同的流派，另一方面，他却排斥任何理论。这种既“亲密”又“疏远”的关系是本章论述的重点。在本章的第一部分，列举了十种不同的巴勒斯研究视角或理论，它们是：伦理学、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非现代主义、心理分析学、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论、赛博朋克（又称数字朋克、电脑叛客或网路叛客）、酷儿理论、跨掉派研究和文化研究。指出不同历史时期的评论家竞相以当时盛行的研究眼光审视巴勒斯，然而，实际上，他却有着“反理论”倾向。如：由于将大量吸毒和同性恋的描写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淫秽作品，会给美国的文化带来危机，但他的维护者却认为，他正是利用了敏感而禁忌的话题形容战后美国社会的精神异化，才从狭窄的个人空间延伸到广泛的社会各个角落，赋予了作品深刻的批判意义。又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巴勒斯一方面怀有现代主义对世界积极而美好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出于对“宏大叙事的怀疑”采用“剪贴”、“时空穿梭”、“文本的支离破碎”等反传统的创作方式，试图改变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与后现代主义不同，他文本中的参与者并不是绝望地接受由科学技术和资本市场所象征的现代文明末日的到来，相反，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负有强烈的责任心，通过不懈的斗争和反抗，在为最终获得一个无控制的自由世界而努力。再如他与酷儿理论的关系：尽管文本中充斥着赤裸裸的同性恋描写，在他的诸多称谓中，巴勒斯却从未被冠以“同性恋小说家”的头衔。与往常那种自白式的同性恋文学不同，巴勒斯尽管也会触及同性恋所遭受的种种社会不公，但由于他采用了不同寻常的创作方式，并不能描绘出一幅同性恋文学所需要的完整画面。再加上巴勒斯对同性恋者中的那种阴柔的女子气尤其厌恶，对争取那种极端的“同性恋”身份也不感兴趣，因此对他“同性恋小说家”的称呼的确值得商榷。事实上，他的作品早已超越了狭隘的同性空间，具有针对现代社会整个人类的



广泛意义所指。

本章的第二部分指出巴勒斯尽管有着“反理论”倾向，他的文本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却与解构主义理念并行。解构主义为本书的理论框架。作者在本章中简要论及了解构主义及其相关的主要概念，如逻格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异延、踪迹、能指和所指、不确定性和重复性等。同时，也回顾了德里达对马拉美、乔伊斯的精彩剖析。

“第二章 解构主体文本（一）：制度化/边缘化”。本章共分为四大部分，结构如下：



本章主要以二元对立为导线，以巴勒斯两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贩毒者》和《同性恋》为研究对象，从现实世界和文本世界两个方面，分别讨论吸毒者和同性恋者所处的边缘地带之现实意义和隐喻意义。在现实的毒品世界里，本部分从医学、法律、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论述了巴勒斯对毒品的态度。在文本的毒品世界里，则细致探讨了缉毒者和吸毒/贩毒者、吸毒者和贩毒者、毒品和吸毒者的关系。巴勒斯认为缉毒者和吸毒/贩毒者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关系遵循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从毒品和吸毒者的关系中，他总结出了“需求代数学”这一公式，即在一个代表需求的公式里，在某些因素确定的情况下，当需求愈发强烈时，所含未知的因素就愈发确定。这如同将吸毒者关在药店里一样，随着毒瘾的发作，吸毒者对毒品的需求逐步升级，作为未知因素

的吸毒者行为就越来越容易被预见。在现实的同性恋世界里,本部分回顾了巴勒斯的同性恋爱史并阐述了其对同性恋的态度;在文本的同性恋世界里,则审视了同性恋人之间的关系。巴勒斯指出同性恋人之间也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饱受欲望煎熬的一方以丧失自我为代价来征服被女性化了的另一方,最终导致前者失去自我,精神分裂乃至彻底崩溃。到底是谁支配了谁,谁又受谁所控——巴勒斯揭示出同性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对立,对于异性恋人来讲,上述问题同样存在。

本章通过细节性的讨论得出结论: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如内部/外部、合法/非法、女性化/男性化、占有/被占有、控制/反控制等在吸毒者和同性恋者的世界里不仅同样存在,而且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早已变得模糊不清;在吸毒者和同性恋者的世界里运行的规则如“需求代数学”也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主流社会。“需求代数学”典型体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边缘化的社会恰恰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像。《贩毒者》围绕毒品展开故事情节,没有涉及到性;《同性恋》则是以性为主要话题,没有涉及到毒品。在《贩毒者》中巴勒斯将毒品作为一个滑动的能指,使其消解二元对立,并赋予它包罗万象的意义所指,从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等展开全面的批判;《同性恋》则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次,从单一的无法自拔的物欲到因无法自己的征服欲所导致的身份危机。这两部作品由此确定了巴勒斯文本中控制与反控制的主题基调。

“第三章 解构主体文本(二):巴勒斯世界中的控制/反控制”。本章主要从主题意义上对《赤裸的午餐》和新星三部曲《软机器》、《爆炸的票》《新星快车》作了深入分析。通过对四部作品的解读,作者指出如同毒品和性一样,控制的欲望广泛地存在社会各个角落,而反控制也注定成为不懈的追求。

《赤裸的午餐》是巴勒斯的代表作,因它而起的官司曾轰动一时。实际上,撇开作品中有关毒品和性的禁忌话题,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通过描写“区际城”中企图吞并对方的液化党、发射党、分裂党和坚持真理的事实党之间的斗争,在政治上讽刺了冷战时期的五角大楼对国内安全近乎病态的恐慌。通过本韦博士的隆重出场,揭露了科学进步对人类自由的摧残。在经济上,通过描写所谓无所



不啻的伊斯兰公司靠出售劣质商品谋取暴利、其头目 A. J. 原本是拍黄色电影起家等事实，撕下了资本家伪善的面纱，揭示了其对金钱赤裸裸的追求。此外，该书还涉及了种族主义、死刑、禁酒等敏感话题，表现了巴勒斯对当时美国现状的深切关怀。《赤裸的午餐》跳出了吸毒者阴暗而绝望的狭小空间，投入到现代社会的广阔场景之中，是巴勒斯以独有的方式从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全面批判的一部作品。对于作品中出现的各种生物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永远只是控制或被控制的关系，而这个你死我活的人间地狱恰恰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写照。

从主题意义上来说，新星三部曲延续了控制的主题，但更加突出了摆脱控制、追求自由，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这三部作品的背景均超越了地球的疆界，故事发生在一个叫作新星的星球上。冲突的双方也与以往作品不同，以侦探 J. 李为首的新星警察和以布雷德利为首的新星暴徒之间的殊死斗争构成了三部曲最主要的故事框架。在此框架下，《软机器》中还有另一个也叫作布雷德利的使者与那些凭借玛雅日历掌控人类自由的牧师之间的斗争，最终玛雅日历被摧毁，布雷德利带领着人们推翻了牧师的统治。《新星快车》最为直接地描写了新星警察和新星暴徒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突出了来自太空的新星警察和来自地球的逻各斯警察的巨大差异，体现了新星警察在履行完任务之后自行消失的特性，表现了作家摆脱权力控制枷锁的美好宿愿。《爆炸的票》刻画了以布雷德利为首的使者与新星警察携手共同击败了企图控制整个地球的新星暴徒。在写作手法上，三部作品实验气息浓厚，结构松散，时间跨越大，情节不断重复、前后跳跃。它们从主题表达和写作形式上都真实记录了巴勒斯为能摆脱现存一切控制、颠覆传统语言习惯而积极探索的创作历程。

“第四章 解构进行时（一）：摧毁和重建”。本章是在前两章主题分析的基础上对巴勒斯的解构主义思想的集中概括。主要从身体、现实、时间和语言四个方面，指出巴勒斯在文本实践中颠覆了逻格斯中心主义，动摇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哲学思想的基础。

他指出逻格斯中心主义所界定的自主、有机、纯洁的身体实际上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创造的产物。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一点，本章借助于巴勒斯文本中的“病毒”和“寄生虫”两个概念，以二元对立为切

入点，总结出所谓具有独立属性的身体是不存在的，任何身体都处于控制和反控制力量不断的角逐之中。巴勒斯进一步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身体的物质性导致了其本身的退化和堕落：因为一方面各种外来的入侵者伺机寻找任何机会进入身体内部；另一方面，身体的物质性又使得各种敌对势力的进入、渗透和转变成为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身体自身扮演着同谋的角色，而它与各种外来因素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占有/被占有的二元关系了。

在巴勒斯看来，所谓的现实实际上是伪现实，是统治阶级维持现状、铲除异己的帮凶。完整的现实存在是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石，逻格斯中心主义正是凭借这一概念将一切追溯到“绝对存在”。它将现实视为此时此刻，与它相对的是已经过去的过去和即将到来的未来。所有的哲学概念都指向一个绝对而完整的现在。而巴勒斯认为，现实已经成为垄断的武器和工具，它就如同电影工作室里不断地被扫描出来的图像，而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已经没有能力识别真伪。在他的作品中总是反复出现那些带领人们反抗统治、追求自由的使者从燃烧的电影画幕中走出来的意象，这表现了他力图摆脱现实的控制、追求自由的渴望。

巴勒斯提出“是时候忘掉时间了”，因为时间是形而上学绝对真理的基础、规范思维模式的核心理念。他认为，在此基础上的历史只不过是僵硬的、亘古不变的结构循环；历史是虚构的，是二维的电影场景。他呼吁“消除文字”，因为“历史是文字的历史”，历史始于文字。他认为有必要消解两对二元对立：第一，男性/女性的对立；第二，文字/肉体的对立。对于后者，他认为文字和肉体是统一的，因为“起初便是文字”，其次文字便是肉体，即文字如同肉体一样生而具有，它吸食人类的意识，将其束缚在物质的肉体之中，监禁在时间之中，禁锢在历史的空间之中，从而为社会秩序所吸纳，为统治阶级的管理和统治提供便利。为了摆脱“文字细菌”对人的操纵，巴勒斯主张沉默，他认为沉默是摆脱文字和意象，到达理想彼岸的有力途径。他建议人们运用文字摧毁文字，提倡一种沉默的写作。

“第五章 解构进行时(二)：抵制语言，开拓思维”。本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着重讨论了巴勒斯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规范下的语言所作的努力。在理论上，他深受阿尔弗里德·科兹伯斯基普通语